

第
一
章

失火的象牙塔

- ◎层出不穷的性越轨
- ◎当不得不以安全的名义
- ◎第 n 次亲密接触
- ◎那“傍”风景独好

层出不穷的性越轨

一项项调查显示，有近半数的大学生赞同或认可婚前性行为，有近 1/4 的大学生体验过性行为。一串串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一个个叫人汗颜、警醒的结论，加上一宗宗在校园里传来的性越轨事件，不禁使社会各界将关注的眼光投向了象牙塔内这一特殊的群体。面对校园性问题的严酷现实，人们开始思考，“这里还是校园吗？”“现在的大学生是怎么了？”对这些学生的宽容会不会变成纵容？”

于是学校、老师、家长乃至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冲上火线，扮演起救火队员的角色。然而这场火来得太凶猛，明火裹挟着暗火，风势助长着火势，要想彻底扑灭它，谈何容易。

越轨没商量

某高等学府的校报在醒目位置对近来发生的一连串女大学生性越轨事件进行了曝光：

一女大学生在深夜于学校的花园里与男友发生不正当关系，被保安人员发现……

一女大学生私自与男友在校外租房同居，被学校查出……

颇具戏剧性的是，另一所高校一连串男大学生性越轨事件也被曝光：

一男大学生在深夜于学校的花园里与女友发生不正当关系，被保安人员发现……

一男大学生私自与女友友在校外租房同居，被学校查出……

如果你觉得不过而已，那再看看下面的内容：

2001 年，北京某高校八名大学男生竟然每人出资 50 元，合伙将一位“小姐”偷偷带入男生宿舍集体奸宿。不料，第二天清早，由于不堪一夜的体力透支，“小姐”在溜出宿舍大门时昏倒在地，结果事情败露，让不少人大跌眼镜。

同年，南京某学院计算机系二年级学生张某，伙同同学叶某、陈某、杨某 3 人，去洗头房找小姐，并到宾馆开房间嫖娼，一夜花去 1600 元。办理此案的检察官说，大学生公然带小姐到宾馆嫖娼，在他多年办案中还是首次遇到。

2002 年 5 月，北京海淀公安分局破获了一起网络卖淫嫖娼案件，在抓获的 40 多名嫖客中，一水儿的大学以上学历，其中竟然还有一名在校生。在看守所内，这名大学生自始至终处于无尽的悔恨之

中。

2002 年，北京某大学一年级学生孙某，进入大学不久，便与一枣阳女孩谈起了恋爱，不久二人发生了性关系。得知女友怀孕的消息后，不敢回家跟父母讲，在向叔叔借钱未果的情况下，为“筹措”替女友堕胎的费用，竟然持刀抢劫，被襄樊市公安局樊城分局依法刑拘。

据 2000 年 11 月 20 日《天府早报》报道，成都市郊县一所省重点中学学生竟然不止一次地“耍小姐”！可怕的是他们不仅觉着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而且在接受采访时还理直气壮地说：性开放都这么久了，只不过我们走在前面一点罢了……另据该校学生透露，学校里还有几个女生课余去卡拉 OK 厅上班，收入颇丰。同城另一所中学不久前还开除了一个学生，据称开除的原因之一就是该生患了性病……

两男大学生在市区某歌舞厅当“牛郎”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

几个女大学生在市区某歌舞厅当“三陪女”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

一男大学生强奸幼女被公安人员逮捕……

面对大学生的性越轨事件，人们愕然了，现今的大学们不但将“鸡”召进学校，而且个别学生为了物质上的享受，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这显然是个别现象，但即使是个别，也让人震惊，难道我们还能等这种现象“欣欣向荣”

之后再警醒吗？

分析大学生的性越轨行为，不难发现这种行为有其一致的年龄特征，而性知识的贫乏或性视听材料“泛滥”，无疑是造成男大学生性犯错的主要原因。无法从正常渠道了解性知识，却对性充满好奇心，往往会导致男大学生自己从书本、宣传媒介中吸取“养分”。然而，当他们接触到的是受过污染的“信息源”时，麻烦就发生了。他们所接受的不良信息，并不是旨在传授他们应了解的性心理和生理知识，而是起到了撩拨起他们性冲动的作用。他们虽然从年龄上看是成年人，但心理上仍不成熟，其尚不强大的自制力一旦抵不过欲火焚心的煎熬，便极可能铸成过错。

因为想体验一次，因为有压抑不住的欲望，甚至因为证明自己的力量，加之男性本能的主动攻击性，男大学生在性越轨中往往要负主要的责任。

而对女生来说，其犯错原因则有所不同。俗话说，“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青春期的到来，性心理的萌动，使这个年龄的女大学生容易为情所惑，进而在性行为上越轨。

如今，早恋的中学生都越来越多，那么性越轨对于那些学习压力并不甚重，而且脱离父母管制的大学生来说似乎也就见怪不怪了。当秘密幽会、牵手不足以满足内心的性渴望时，两人之间的行为自然也就上升到拥抱、接吻与抚摸，发展到这一步，一旦激起强烈的性冲动，再要控制就十分困难。这尽管不排除纯情学生间的偶发性越轨行为，但亦有相当的女大学生就此稀里糊涂，成了某些居心不良、品性不端者的牺牲品。

失身又被抛弃的女大学生若处理不当，更是极其危险。一方面她们就可能自卑失落，一蹶不振，阴影难消；另一方面她们中有不少人自暴自弃，自甘堕落，或为金钱性欲出卖色相，或为报复男性，纵情声色。

来自高校的 3 份调查

调查 1:

北京某高校学者针对 500 位女大学生，进行了为期 4 年“从处女到非处女转变的心理研究”，发现目前女大学生体验过性生活的比例随年级递增，分别为：大一 7%；大二 13%；大三 20%；大四 25%。

调查 2:

下面是一个关于“初次性行为”的调查表，要求被调查者回答“您希望自己‘第一次’，发生在或是已经发生在人生的哪个阶段？”

初次 理想初次性行为调查表

共有 91610 人参加了投票		
读大学以前	26%	23859 票
大一	6.3%	5738 票
大二	6.8%	6223 票
大三	5.9%	5389 票
大四	4.5%	4110 票
大学毕业以后，结婚以前	18.6%	17052 票
结婚以后	18.2%	16694 票
成年以后的随便什么时候	13.7%	12545 票

由调查表看出，希望或已经在学生阶段发生初次性行为的学生比例近 50%！

调查 3：

这份调查是在中南大学教授郑煜煌的主持下以匿名问卷方式进行的。此次调查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KAP 调查设计问卷，对湖南省内的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四所高校理、工、医、文各专业 1999 级和 2000 级大学本、专科学生进行了性观念和艾滋病知识的匿名抽样调查，调查共收回 825 份有效问卷。

其结果令人惊讶：825 名调查对象中，超过 50% 的调查对象同意婚前性行为，超过 30% 的调查对象同意可以有多个性伙伴和婚外情。郑教授特别指出，在调查中有 16.9% 调查对象认可商业性性行为，而性交易在任何社会中都被认为是导致艾滋病泛滥的祸因之一。此外，调查对象中约 10% 认可同性爱和同性性行为，同样值得注意。

按照我国《大学生手册》的规定，大学生在校期间严禁发生不正当性行为，严禁非法同居，如有发生，当事人将受到纪律处分。实际上，大学在处理此类“违纪”事件时往往只给学生两种选择：退学或者开除。如此严厉的“禁性令”，为何制止不住层出不穷的大学生性行为？难道真的像一位社会学研究员所说：个别大学生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意识？

这其中存在这样的逻辑：正是由于“性”被学校视为洪水猛兽，才导致大学生不正当的性行为。正如一位大学男生所说：“我们已是成年人，有自己的选择与辨别能力，学校不应再来干涉我们的爱情生活。这纯属我们个人的私事。”

有专家也认为，学校如果只是采用硬性规定，有的学生难免会出于逆反心理而“以身试法”。事实上，对于正处于旺盛青春期的青年学生的“性事”，是“堵”还是“疏”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的选择，不免令人疑惑。

一批大学生在性问题上的开放心态无疑带来了巨大危险。性病与艾滋病专家对大学生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追求“性自由”的那些大学生，往往又是“性健康”的无知者。但以“健康”和“前途”为理由压制青年学生的生理需求，这同样是生硬的，更是世俗的。

类似的社会问题，可以有完全迥异的解决之道。面对我们学校和社会学者们的苍白，教育者和社会首先要摆正态度，不让青年学生在性问题上走弯路，别把“禁性令”当遮羞布。

当不得不以安全的名义

尽管起源于 17 世纪的安全套，在中国内地已经可以用投币的形式任意购买，但“安全套”仍是一个让中国人羞于谈论的另类词汇。而对于安全套自动销售机进驻大学校园，更是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各种观点莫衷一是。即使到今天，安全套应不应该走进校园，各方仍是争论不休。

争论归争论，几年过去了，人们一向忌讳颇多的安全套还是堂而皇之走进了象牙塔，虽然散落校园之间的几台机器大多在夜幕下才会被偶尔光顾，但至少如今的大学生们可以坦然面对“安全套”一词，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说起安全套就面红耳赤。然而，也许人们对学生的坦然和学校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还可以表示理解，但当安全套被一些大学生作为“成长礼物”送给异性朋友时，人们就不得不惊诧于如今大学生的前卫与另类了。

安全套走进校园

学生大都能理解父母为何对性如洪水猛兽，北大一位学历史的女生这样说：“他们那个时代对处女极其重视，我妈妈常对我说男人都是小心眼的，怕我一旦‘那样’了，就没男人会珍惜我了。”而她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到的结论却是，现在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会对“第一次”如此较真，她坦然地说：“如果时机成熟，我会考虑去体验一把的。”性需要

已被一些女大学生们普遍认为是正当的欢愉与渴求，一位女大学生甚至认为自己已经身心发育成熟，需要得到成熟异性对她是“女人”而非“女孩儿”的认同。

当两性关系中女方撤去最后一道防线时，性的诱惑就更加无法阻挡了。然而，生理上的成熟并不代表她们有足够的心智来预防冲动性游戏带来的后果。一位女大学生第三次到广州军区某门诊部堕胎时，终于道出自己的疑问。她说每次都吃了事后的紧急避孕药，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怀孕。医生告诉她，每个月经周期，紧急避孕药只对其中一次房事有效，其它的都要采用别的避孕措施。

调查发现，不喜欢使用安全套、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事后避孕药、不担心人流有可能发生各种严重并发症，是导致学生因不安全性行为怀孕的主要原因。有的女生停经几个月都不知道可能是怀孕，还以为是“长胖了”。有位女学生认为“经期前后，绝对安全”，不用采取任何措施，导致两年中四次怀孕。

有限的避孕知识往往使一些女大学生在还没有尝够“禁果”的甜美时，便不得不面临“珠胎暗结”后的苦涩。为了前程与学业，她们只有拿掉“不速之客”，拿掉的方法只有堕胎。而大学生的身份，让她们中的大多数难以坦然地走进正规医院，只是一些小诊所做人流手术。也许正因为这种“需求”太多，兴隆了一些高校附近的小诊所。

小诊所本应以看病、开处方、售药为主，然而，一些高校周边的诊所却增开了人流的“特殊”服务，为高校女大学生的健康埋下了许多安全隐患。

从这些诊所里所谓的医生口中得知，如果怀孕时间超过

49 天，可以在这里做人流，如果没有 49 天，就用药物流产。人流一次 140 元，包括 120 元的手术费和 20 元的医药费，这与正规医院 500 至 600 元的费用相比要省得多，而且不用面对医生审视的眼神。

便宜自然有便宜的道理，这些与家居混为一体的“手术室”大多简陋得不能再简陋，说是“手术室”，其实就是一间小房，房内仅摆了一张小床和一张妇科专用的椅子。“手术工具都是经过高温消毒的。”“医生”如此解释。但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床上的白色被单被灰尘染成了灰蒙蒙的一片，不知道已有多久没有洗过，也不知道上面吸附了多少传染源；房内甚至还堆了不少杂货，东一处、西一处，使原本就不太小的小屋看起来更加拥挤；同时也根本谈不上什么手术灯，最亮的可能要算是一盏日光灯了。就在这样的卫生条件下，这些女生就这样轻率地把自己的身体交给这些“医生”。

在长沙一条邻近高校的街上，有 5 家诊所，其中共有 4 家可以做人流和药流，仅有一家不做人流，只做药流。据其中一家诊所内的“护士”讲，每天都有来流产的学生，大概平均每天 1 个，周末和节假日稍多些，有 2 个到 3 个。

诊所每年“生意”最好的时间，是学生假期归来上学的九十月份，这是因为暑假期间偷食禁果的女学生比较多的缘故。这似乎是一个共性的问题，据调查，广州市一些中小医院一进入九月，人流手术也大幅增多，“主力客源”大都是学生，除了个别是由学生家长带来的外，大多数是由男朋友陪同或独自前来。而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地处闹市、医疗技术好、病源多的医院，这种情况反而

不多见，医生认为，不到大医院堕胎主要是心理在作怪，总觉得不好见人。

当笔者向这家医院妇产科的医生了解情况时在一家小医院的妇产科，忙碌的医生说：“别说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都有，十一二岁，月经刚来几次就怀上了。这是她们的隐私，我们也不好多问。”在广州大道上的一家区级医院，进入九月后的两周内日均“人流量”平均在每天 20 个左右，是平常的两倍，来做人流的不少就是附近一家职业中学的学生，年龄从 12 岁到 18 岁不等。她们不但大大方方向医生表明身份和年龄，了解人流后多久才能跳舞和上课，有的还两三个女生结伴来做人流，有的怀孕四个月才知道。做完引产手术住院期间，全班同学还集体买花篮、水果来探望，在病房里谈笑风生，毫无避忌。

据有关部门调查，还有许多大学生由于“偷尝禁果”而怀孕，往往会为了省事，在小药店随便买来米非司酮片进行药物堕胎，还有一部分人由于羞涩，怀孕怕别人知道，更羞于向医生倾诉，便会选择私自服用堕胎药米非司酮。米非司酮价格便宜，市面上一般在百元左右，而人流必须经过一次次的术前检查方能做手术，这对仍然依靠家里提供经济资助的大学生来说，药流显然是上上之选。

米非司酮片是处方药，米非司酮是一种抗孕激素，能终止早孕从而达到流产目的。按规定，该药必须在具备急诊、刮宫手术和输液、输血条件的医疗机构才能使用。米非司酮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引起子宫大出血或者持续性出血，从而危及孕妇的生命。所以医院在对病人使用米非司酮时有严格规定，医生必须根据病人的个体差异开处方，同时在旁观察

使用情况，并且在连续服药第三天后还要另加一种药，以提高人流的可靠性，让医生看到胚胎完整地流出来以后，才告结束。但现在由于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的治疗也在使用米非司酮这种药，因为这种药可以控制一些妇科疾病的症状，使得一些看妇科疾病的人也可以买到此药。一些非法诊所把患者手中多余的药收购过来后，就用于非法堕胎，女大学生就是其主要的消费群体。

曾经有一位女大学生因为宫外孕，在私自服用米非司酮片后出现大出血，不得已来到一家正规医院就治，尽管保住了生命，但还是导致终生不育。

堕胎对女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是一种摧残，且不说她们将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单从身体健康上讲，无论是人流还是药流，都需要休息，尤其是人流后一般要休息两个星期，引产则南非要休息一个月，并且营养得跟上。但学生大多在周末或双休日来堕胎，由于不想让家长和学校知道，她们就得正常上课，休息时间远远不够，更不用说营养滋味了。

面对这样的现实，有人提出一方面要加强大学生的性教育，强调“真爱需等待”，另一方面根据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经验，从人道主义出发，提倡使用完全套，以此避免怀孕，防止性病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全套自动销售机才不得不以安全的名义地走进了一些大学的校园。

1999 年 7 月，安全套自动销售机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校方将机器挂在学校医务室的二楼。

1999 年 8 月 23 日，安全套自动销售机进入清华大学，引起争议。目前安全套在校园内的生意挺

热络，尤其是周末假日来临时，经常一“套”难求。据清华大学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平均每月安全套销售量约为 5 百至 7 百只左右。

1999 年 10 月底，安徽大学有了安全套自动销售机。

2000 年 3 月 2 日，武汉首家高校性保健用品商店在武汉工业大学校园宿舍生活区内开张，消炎、避孕、壮阳等 6 种橱柜界限分明。武大路上一家商店把安全套和文具放在一起出售至少已有 4 年时间。该店的安全套放在柜台的最醒目处，共有 10 多个品种，价格从 5 元至 18 元不等。据称，武汉高校一直在或明或暗地出售安全套。

2000 年 4 月 3 日，新疆大学校园的自动售货机里出现安全套，遭到学校部分领导和学生强烈反对。校方当即给售货机断电，还要求售货机所属公司道歉，并接受经济处罚。一时间，因大学校园售货机中出现安全套一事而引起的风波，在新大校园闹得沸沸扬扬。

2000 年 4 月中旬，安全套自动售卖机悄然进入南开大学。

是潮流？还是逆流？

2002 年 5 月 28 日，南京《现代快报》在醒目位置刊发了两位正在南京某高校就读的女大学生俞友宏和吴珏向全社会发出的一份“特殊”倡议书。这份题为《留住美好时光，

不让悲剧重演》的倡议书中称：“我们必须直面性教育这一严肃的社会问题……我们向学校、家长呼吁，把真相告诉我们，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向社会呼吁，不能再让悲剧重演；我们向所有女性呼吁，不要让自己成为悲剧的主角，从现在做起，重视性道德与性安全。”

4天之后的一个周末，她们毅然决定，要用进一步的行动来实践自己的倡议，在取得了相关社会力量的支持后，她们选择在南京大学正门口向过往行人免费派发《倡议书》和安全套的形式，呼吁全社会重视性教育。

据《现代快报》报道，两位女生在派发安全套过程中，对其行为不理解、不支持者大有人在。有的女生看清发到手中的是安全套时，急忙扔掉，低头跑开。与之相比，很多男生则较坦然，一男生说：“没啥见不得人的，都 21 世纪了。”过往的市民也大多愿意接受。著名演员濮存昕当时正在附近书店签名售书，俞友宏和吴珏挤进入群，向濮存昕介绍了她们的行动，请求这位预防艾滋病形象大使支持。濮存昕欣然提笔签名。他说，发放安全套只是性教育的一种方式，并不是说搞了这样的活动，性悲剧就不再发生。但是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警醒世人，重视性道德与性安全。

据介绍，此次活动原本有 5 位女大学生参加，但迫于校方压力，3 位女生退出。据校方人士说，学校对她们的倡议活动没有异议，只是不希望她们用本应上课的时间发放安全套(而当天是星期日)。

那么，俞友宏和吴珏为什么生出此举呢？

发起者俞友宏说，因为自己是年轻人，平时就很关注性教育方面的报道，思考得比较多，而此前不久她看到了“五

一长假引发少女堕胎潮”以及“十六岁少女在怀孕产子之后竟然不知所以”的两篇报道，她深受震撼。她认为，一定要为周围的同龄人做些事情，于是就想到用此举引起社会对青少年性教育问题的关注。

俞友宏难得的“志同道合”者吴珏说，濮存昕有句话让人印象深刻：“知识是不分类别的，性知识同样也是知识的一种，应该在亲友的讨论、引导这种开放、宽容的氛围中让青少年获得这样的教育。”

对她们的行为，支持与反对者都大有人在。

支持者认为，安全套本身是一种很正常的商品，没有任何色彩。现在青少年的生长发育期普遍提前，社会上也的确有很多人在性的问题上不顾后果，倡导健康安全的性意识是应该的。因此，应该理性地看待这两位女大学生的行为。一位女儿正在南大念书的母亲也认为，在学校周边派发安全套是一种正面的科学的性教育形式。

反对者认为，以前安全套只有在保健品商店或药店里出售，学生购买时还有一定的顾虑，现在安全套却由同学免费派送，很难保证会不会使一些同学心理失衡，干出一些不应该干的事情来，校园周围还是不要出现此类现象为好。另外一位在读的大学女生也说：当拿到安全套的一瞬间，本能的感觉是尴尬。因此她选择了拒绝接受安全套。她认为从传统观念来说，在大学里应该尽量避免出现性行为；她自己是在教育落后的农村上学的，每到生理课谈论性的内容时，老师采取的都是回避态度。

对于女大学生当街派发安全套一事，一些社会学家则认为，性问题也是一门科学，而在青少年中普及性知识则显得